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九

李黃門清臣行狀

太史鼎

補之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學士北京留守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其孤祥祉被褫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李氏系出臯陶唐虞之際臯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嵩嵩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曾祖宗壽自邦直贈太傅祖士明贈太師考革贈太陽冀國公而程氏寔生公祖以上兩世不仕冀國公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變遷爲故其族徙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其哲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有其蠹已甚天固整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崇制舉轉運使何邠行縣取公文篋讀即以林檎兼茂明於體用科薦文忠歐陽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書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脩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議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其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於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項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強力逼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員外郎蘇州節度判官





公以和川考滿當改官舉者踰十人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  
可用判流銓張揆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舍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以制舉遷  
英宗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  
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歐陽  
公首薦公會以陳夫人喪服除召試 神宗內出孟子為政本農  
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父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  
及執政門形厚而人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錢密  
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  
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博彥以為  
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  
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九九百揮公言慶兵造意不謀妻子宜用  
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為奴婢絳從之及絳貶公曰我豈負韓公者  
因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閣一時  
觴詠傳淮海為盛事實役法免漕渠失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  
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狀其行 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  
琦事甚典麗良史之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肅州 上復謂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又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創涼牢寒則  
至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捕且盡遷  
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集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  
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 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  
上曰卿博通今古近臣罕如比史官 朕妙選也知其悉意因賜  
五品服公為河渠律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志  
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  
會郭逵奏大軍已至栲榔村 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 上曰栲  
榔至其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豈莫迂直如拍諸掌左  
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 上此論安南事迂直不知頗思通洽  
士矣公然後知 上於奏讀無不覽且採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  
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公曰中貴人何為



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遂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

楚國夫人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碩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

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謬數十事

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

上復批出曰可李

李清臣權俄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

上碩益溫蓋載

訪以禮樂之事公於經訓成誦敷奏尤悉

上亦自言古先述作

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又之慨然有意三代之美矣踰年召試以

右正言知制誥

上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

惟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爾公對如

上旨會

上以府

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離合詳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

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

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灑匪奇

甚其載

上訓之略曰五教立未訓五法亟下是日暴民治用弗

格以成

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

上曰卿文章通經誥所

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頌挂名於其間爾繼命撰修都

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辭尤宏放

上意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

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

甚急且辭

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

置公重地

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

還爲翰林學士

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佺郡王謂公曰

卿何日當直欲宣佺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爲

朕述此意其寵異

他學士如此執政疑公本官試吏部尚書

上諭宰臣王珪曰安

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尋遷朝散大夫

上命清

臣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問公即以施行政事

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

知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舒亶常以事劾公至是亶以

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

有罪非賊也同列曰清臣黨亶爾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

其事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

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特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



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  
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去然須垂箔議既定公復曰  
若臨事有異者鼎鑊不避也遽命取旨書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又  
取旨書太后權同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徙尚書左丞時元  
豐九年也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  
部振贖食者所活以萬計移知永興軍召還爲吏部尚書姚勗駁  
之改知真定府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后山陵使拜中書侍  
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勗復駁之上詔它官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  
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  
相嫉元祐用事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  
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爲更先王法  
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  
聖世所宜因出他舍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  
蘇珪趣省供職惇持論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  
渠事也於是始議勅榜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

金明寨去經略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夫主  
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先登爭利輕身與  
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  
裁處後得惠卿奏誅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貶荆湖間  
逾年應募叙公今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  
姓名或指姚勗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勸常再駁公除占以激之公  
徐前曰勗或謂是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勸得罪薄  
公在中書既論疏不合有飛語欲中公公懼丐罷政知真定府  
今上即位以禮部尚書召久之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  
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及事下給  
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  
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乃定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  
夢爲春詞却有返遼東之語示子祥曰非休證也懇出知大名府  
無幾何薨有大星墜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  
年七十一即其年葬於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



啓手足以手整巾間日早暮報由時遂瞑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爲人寬和容物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其學務操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音音爲餘事尤早爲忠獻韓公文忠歐陽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旣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惟奧曄然一代之後也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叙公之行義不得辭謹狀

曾舍人鞏行狀

內翰曾

準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其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

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吳氏光祿少卿宗格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縮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大朝齊郎綱承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摠志愈息怱憇憇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其原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其始也初歲及參父子俱仕孔子歲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取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博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著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材不待文正而興者欵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



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問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首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今古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儘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正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有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嫉忌之然不爲之亦也其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志意務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州縣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勸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貴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器服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自取尚置子法壘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杜推埋盜奪募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餘黨皆遇是時



州縣夫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警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告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輩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郡清肅無抱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越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爲輩旣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爲亂也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者幾二百人又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公爲人除大患者旣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頹頽壞闢訟衰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施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徒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旣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襄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甕什器皆有條理兵旣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爲



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徵賂至哀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爲茲者林亦婦女無入寺舍在明有詔完城旣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樓二收故甃一之六募人簡故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九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惣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政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無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旬稽皆有程式分任寮屬因能而使公惣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將領多號難治及公

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旣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施設特因時趨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擬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之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發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曠 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



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  
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駭務開廣  
上意 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某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 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既而復諭公  
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摠  
未有以 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  
以 天子知之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屆會正  
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入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職事選授  
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  
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均國公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  
典之至是 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  
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  
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惟謹嚴而待物坦  
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  
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

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以過誤抵法  
者力爲辦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  
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  
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  
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  
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  
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沒集其藁爲若干卷後之學者因公之  
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  
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飭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  
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  
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  
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任於外數  
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  
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  
母兄使其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戮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



之盛德也相繼而心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如何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人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烈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其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弟著特著其大節弟敢畧弟敢誣以告錄公葬者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元豐六年十月日弟肇述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

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

學士畢

仲游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為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大人而公居長為人外和内剛美鬚髯姿貌辭氣抵類忠獻而仁厚率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也識與不識曰魏公丞相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為相也及為相制下都城傳市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常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於虜帳虜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奇偉凡在虜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為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為未相而

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為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從其身而起曰此

真宰相矣然忠獻魏公事 仁宗 英宗 神宗為宰相久年定

冊安宗廟隱然為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則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朴魏公而上七世家於安陽故公為安陽人以魏公任子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為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秘書省著作郎 神宗皇帝即位遷秘書丞魏公辨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甲令所載與古異嫡長孫之外皆為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葢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荆公介甫為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述英二人奏言故事講



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  
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  
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願皆無所輕重即  
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矣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於上孔子  
曰拜上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於上前而立五十年矣  
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  
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  
官以太常少卿為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  
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火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為三司  
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  
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秉  
常用兵西方下米脂浮圖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為移書  
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虜書復來詞意悻慢會永樂用兵不利  
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為對上不可

又以李承之李定為對

上又不用

上曰韓忠彥常使遼遼人

信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勲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  
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  
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虜人妄意中國為乏人也上曰卿無  
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逐公境上  
行且問西事公一切以闕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耳何足問及  
至其廷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歎息乃使其國叅知政事王言敷  
燕公問夏國胡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殺  
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  
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耳南北大國之  
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挫之及還資睦請服返曰  
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此言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  
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  
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驛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為門下侍郎而  
給事中為之屬乃奏言給事中不省之屬九所封駁宜先稟而後



上詔從之公曰嘻是執政之意也給事中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更寬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於上乃其職耳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為失職願從丁亥詔為正從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皆畫百直下類不由三省公以官制劾之曰南郊大禮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百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為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朞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於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於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於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於是自吏部侍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於殿上乃以公為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

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純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純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貢綾疋千德裕奏言若將匪頒目下千匹豈足於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且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自今日所當言者唯陛下察詔許從罷之九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為戶部尚書而元祐會稽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於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於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右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權酷征高山澤之利校之於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虛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於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費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官室器械皆可得而議唯官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曆中又詔



入內內侍省以 章聖時薄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 陛下  
上法寶元慶曆 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省之  
費報於有司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禁近始天下幸  
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  
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尚書左丞其甫去位即以公爲中大夫守  
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  
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方事分畫丞相呂公大防關右人也  
喜用兵故西師尚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  
在平日猶爲危事况今 主上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垂簾共政  
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於境  
外會 宣仁聖烈皇后崩 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  
爭取垂簾時書爲言公見 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於冢宰不  
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  
大者豈得已哉昔 仁宗皇帝初年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  
及 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 仁宗曰是持  
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 仁  
宗之詔爲 上讀之 哲宗皇帝嘉納父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  
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  
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并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  
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  
且有文宗師安恬父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  
皆今日尚書侍郎給舍之選也 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  
章申公爲相即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  
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由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  
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渥鄆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  
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  
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帥鎮及定武熙寧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  
有德於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生爲立廟以祠魏公而公相去  
三十年亦爲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於二邦故定人魏  
人亦生爲像於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慊公未已又使言者言



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脯臨道相傳曰召公矣又曰公今來矣及上即位以吏部尚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也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除四事以禪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闢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稍驚於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六人民多矣社稷之憂也頤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慕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闢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為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為己蠹也乃布腹心於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頤陛下旁來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九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為非是而不行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捐人材無補於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於天下而逆施如此頤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准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於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虛內實外而中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虜獲之數則增一為百矣亡之數則減千為一頤陛下試令有司考具用兵以來公上之費出於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



之地收入以為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邊民則天下幸甚 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為吏部尚書未拜而為門下侍郎為門下侍郎踰月遂為相命既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靈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恐忠邪既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賦而尚困追償方當大有為之時宜得不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既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 上既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叙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為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數見收用公嘗與 上從容論天下事 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北能言之士獻言於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疏是也自章惇為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為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尤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 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若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 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禁中罷其所置之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 上即詔罷編類局事章疏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為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於今日也是歲郊天為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為右相子宣數至 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為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 上前與之辯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 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官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



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  
乃罷大學士尤知大名初 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  
公悼尤未去位公與申公策對 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  
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  
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 上曰復孟氏則可皇太后欲復孟氏而  
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  
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 皇太后皇太后盛以  
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 皇太  
后之議遂格故復后之詔曰元符之號定矣而永泰上賓無並后  
之嫌者公之意也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播動中宮乃降右正議  
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辯及  
言者誣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於懷言者未厭乃  
曰公在位嘗棄渚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於濟及復  
渚鄴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宗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

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  
通議大夫請老遂還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於安陽之里  
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  
祖而上載於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  
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  
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  
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  
王趙普故事贈不加也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彌之女  
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子五女十一孫三曾孫子治  
中奉大夫灑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傳約  
王朋約有旣稼而卒者孫曰肖甫肖庸肖完肖宏肖安肖寶肖  
濟肖昌肖莊肖曾孫曰懌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  
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宰相乎曰漢唐本朝  
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  
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



顯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士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  
忘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  
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於此此則似大矣然尤  
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生以爲常及其遭時遇  
合都鄙朝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  
之心者已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執輦宜其追惟宿昔窮困  
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尤憔悴枯槁或慍墜而自失故屈平懷  
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鵬張昭塞戶而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  
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也而公生於魏公之世長  
於宰相之家席其舊德少有問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  
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豈嘗知閑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  
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  
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僚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  
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  
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於前者詞氣顏色了不見  
其欣戚唯以 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叙感而已則良爲大也  
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  
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  
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  
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於家未出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一

司馬文正公先行狀

文忠公蘇

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  
校書郎知權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  
人父洮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  
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湯始葬今陝州夏縣涇水鄉子孫因家  
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  
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  
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抗虜晉六州  
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  
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  
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  
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  
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  
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  
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  
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  
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齒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  
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  
公之官給以一品齒簿其為繁纓不亦可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  
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  
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  
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  
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  
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  
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  
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



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  
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在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  
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  
公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  
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  
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  
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  
員外郎判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詞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  
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  
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  
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  
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宣嬪御  
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考皆不宜數  
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  
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  
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  
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  
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且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  
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  
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言  
之臣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



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碩 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



略安撫使以便冝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  
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  
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謹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  
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  
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  
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  
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  
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  
同表盜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  
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  
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諛諂如羅崇勳若當踈遠之  
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  
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  
南頓君惟哀安相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  
願以為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  
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冝  
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  
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  
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  
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  
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  
數奏 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  
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  
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



忠大姦 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 沮壞大策 離間百端 賴  
陛下不聽及 陛下嗣位 反覆革而交構 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  
也 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 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 斬州安置 天下  
以之時有詔 陝西刺民兵 號義勇公 上疏極論其害 云康定慶曆  
間 籍陝西民爲緇弓手 已而刺爲保捷 拍揮 民被其毒 兵終不可  
用 遇敵先北 正兵隨之 每致崩潰 縣官知其坐食無用 汰遣歸農  
而惰游之人 不能復反 南畝疆者 爲盜弱者 轉死父老 至今流涕  
也 今義勇何以異 此章六上不從 乞罷諫官 不許 王廣淵除直集  
賢院 公言 廣淵姦邪不可近 昔漢景帝爲太子 召上左右 飲衛綰  
獨稱疾不行 及即位 待綰有加 周世宗鎮澶淵 張美爲三司吏 掌  
州之錢穀 世宗私有求假 美悉力應之 及即位 薄其爲人 不用 今  
廣淵當 仁宗之世 私自結於 陛下 豈忠臣哉 即黜之以厲天  
下 執政建言 濮安懿王德盛 位隆 宜有尊禮 詔太常禮院與兩制  
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 不敢先 公獨奮筆立議 曰 爲之後者 爲  
之子 不敢復顧 其私親 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 典禮 宜一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 高官大爵 極其尊榮 議成 珪即敕吏 以公  
手書爲案 至今存焉 時中外詢詢 御史呂誨 傅堯俞 范純仁 呂大  
防 趙鼎 趙鼎等 皆爭之 相繼降黜 公上疏乞留之 不可 則乞與之  
皆貶 初 西戎遣使致祭 而延州拍使 高宜 押伴傲其使者 侮其國  
主 使者訴於朝 公與呂誨 乞加罪 不從 明年 西戎犯邊 殺畧吏  
士 趙滋 爲雄州 專以猛悍治邊 公亦論其不可 至是 契丹之民 有  
捕魚界河 伐柳白溝之南者 朝廷以知雄州 李中祐 爲不材 選將  
代之 公言 國家當戎狄 附順時 好與之計 較末節 及其桀傲 又從  
而姑息之 近者 西戎之禍 生於高宜 比狄之隙 起於趙滋 朝廷方  
賢此二人 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 今若選將代中祐 則來者必以  
滋爲法 而以中祐爲戒 漸不可長 宜敕邊吏 疆場細故 徐以文檄  
往 反若輕以矢刃 相如者 坐之京師 大水公上疏論三事 皆盡言  
無所隱 諱除龍圖閣直學士 判流內銓 改右諫議大夫 知治平四  
年 貢舉 神宗即位 首擢公爲翰林學士 公力辭 不許 上面諭公  
曰 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 文而不學 惟董仲舒 揚雄 兼之 卿有文學



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又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如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誦事中正而鄭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更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



必將突厥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  
遣將种暹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  
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媾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律因  
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  
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  
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  
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  
公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  
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  
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  
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  
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  
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  
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  
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當袞辭賜饌  
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  
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筭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  
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  
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  
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  
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  
是惟 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  
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 上問公



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窪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蓄不流日深北流自淺新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勸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婚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取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知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



也王珪曰臣竦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言之公曰苗出息平民爲之  
尚能以蠶食下之至飢寒流離况縣官去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  
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  
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  
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  
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  
不便上已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  
常乏若坐倉錢益之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  
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待講吳申  
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值當擇人而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 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  
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  
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 上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  
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  
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  
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  
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  
忠信之上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  
今誠有順適之便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  
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  
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  
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 上猶欲用公公不  
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



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百番回里惡少  
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  
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  
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就糧飯世嘗造後  
無用腐棄之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君之軍與臣坐之於是是一路  
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  
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  
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  
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  
遯疾自疑當中風乃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如詳盡感深親書緘  
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  
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  
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  
馬相公也民避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之公懼會赦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  
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問閤愁苦於  
下而上不知 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  
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  
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  
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  
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  
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  
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  
情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  
罷成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  
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道濬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添馬服  
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全急務 陛下畧已行之矣小



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關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安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



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路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火畧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使之又乞發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居以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

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光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食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躰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薦



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壁南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  
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雋八十卷資治通鑑三  
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鑑八十八卷稽古錄二十  
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  
二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太學中  
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咨目三卷書儀  
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  
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  
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解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  
所賢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  
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  
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 之一作考異以歸志 神宗尤重其  
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衣賜名資治通鑑詔遍英讀其書賜額  
郊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其厚娶張氏  
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  
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持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  
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  
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  
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軼從公遊二十年知公  
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  
不載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二

曾太師公亮行狀

文昭公曾

肇

維曾氏系出於禹為姒姓其後有封于鄩者歷夏商周傳國不絕春秋時見滅於莒太子巫犇魯去邑為曾氏巫孫蒧寔事孔子至參父以孝聞曰元申西繼見繼傳其後父晦不顯唐廣明中有自光州固始縣避亂徙家閩越遂為泉州晉江縣人者公之七世祖也又三世而生瓚是為公高祖自高祖而下三世皆仕閩越高祖為泉州錄事參軍曾祖秦公為司農少卿泉州節度掌書記皇祖魏公為泉州德化縣令皆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魏公始歸朝為殿中丞致仕皇考楚公遂以文學政事顯名朝廷至公而曾氏遂大顯矣楚公舉進士太宗朝與陳文忠公試於廷文皆傑出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而楚公次文忠公為第二俄特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近世進士起家之盛未有如此者也終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公既貴贈楚公而上三世皆至公師封大國又封曾祖妣秦國太夫人蕭氏祖妣辛氏辛氏韓國魏國太夫人妣吳氏黃氏秦國楚國太夫人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仁宗即位時楚公守池州以公持表入賀授試大理評事不赴調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杭州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會稽縣公初試吏即能聽決獄訟吏莫能欺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為即曹娥江堤疏為此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坐親戚置田部中公具不知左遷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祿寺丞監在京趨院歲課大溢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秘書丞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院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公學行授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誼迪上且夷狄反覆桀驁宜以德懷柔不率然後加兵著征懷書一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徙諸王府侍講兼睦親宅北宅講書路王宮教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故事王府侍講歲滿進記室直史館賜三品服公以積累而遷非其好也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發解別



頭進士得人爲多後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遷尚書兵部員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友婿也以親嫌爲言除天章閣待制遷尚書刑部郎中文元公罷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公自校理以至爲學士皆兼待詔是時仁宗勵精稽古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勸講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爲之者多傳經啓迪絲是眷獎加厚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完堡柵畜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節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人君得其言則當審覆而後行以消讒諛之風蓋皆取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旣以經術開導人主至於朝廷典章故實

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而臨事明敏果敢歷判尚書刑部兵部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旬當三班院異時領省事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徙類不省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有能名其在刑部果於直人之枉選人以歐父妾得罪其實爲妾所歐拒之因誤傷妾非歐也許於刑部公欲直之同列之長者不從迺獨請對卒與之直三班吏負冗雜吏非賂賄不行又第貴戚權要子弟恃勢請謁公至盡取前後條目爲之區處按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後至者莫能易也其治他司亦然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與詳定編勅修武經總要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游藝集書成賜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士知鄭州鄭居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尠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爲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斂而輔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



政惠和而尤能鈞考情偽禁戢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窺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為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為神明未幾復召入翰林為學士知開封府其政如為鄭時而人亦習聞公所為不勞而治強宗大姓莫敢犯法畿內之盜遁逃遠去京師肅然居三月擢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提舉修唐書時嘉祐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既執政益感激奮勵其為樞密使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眾寡地理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此類也當是時天下無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仰成而海內充實朝廷謚清群工百司奉法循理刑罰寬平

黜陟有序田里無召發之役四方不見兵革之事者宰相輔佐之力也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蚤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八年三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英宗哀疚感疾太皇太后權宜聽政公調護鎮附夙夜不懈加戶部尚書治平二年英宗不豫即牀下奉手詔立今上為皇太子明年正月今上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僕射提舉修英宗實錄熙寧二年十月富鄭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後改充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扶獄異時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強取者多抵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



推折律意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拘又數通鹽舟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循不禁後將為患獨可委之強臣且言趙滋守維州其人強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指滋果能明約束方畧絕其鹽舟而漁者亦皆遠去謀告虜欲遣使滋又沮之曰使非誓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英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躰國也使人處之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以為彼方荐飢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尚爾况絲之乎公曰彼雖戎狄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公言羗酋崑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內附種諤乘其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中然遂欲招置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為未宜搖動其眾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說公更踐二府以至為相十有五年近世處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語默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慎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對家人子弟不語及公事每為密奏輒削其稟其忠言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謀大事定大策凡語於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也仁宗末年大臣一拂公議往往免去公終其世內外無間言再被顧託歷事三朝至今上時受遺輔臣獨公久於其位上亦篤於信任不為流言所惑嘗有朝士上書言兩浙漕漕河廢置埭閘非便特以旁郡有公田園賴以為利上雖不入其言公固請辨之遣使者按驗其言果謬公亦自言其人嘗私謁不遂今其書具在并以奏焉遂黜言者公復固請寬言者罪上繇是益賢公眷待有加蓋公遇事不為姑息數裁抑僥倖不以毫髮假借小人不便思有以中傷而莫能得付其隙故欲以是累公公云公自處顯每思止足嘗因亢旱引咎累立早祈罷免上以手詔諭公曰雖十百上猶不聽也年七十即上一書還政不從自是數以為言又



三年而後許之猶未得謝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爲  
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三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尚壯時方  
出師西討欲得元老大臣鎮關中以爲重強起公爲永興軍路安  
撫使判永興慶州卒盜弄武庫兵且有外應雖已伏誅而餘黨散  
逸自陝以西皆警教閱義勇置官提舉以備非常強陞益兵轉運  
使又請移內地賦稅以實邊人情騷然不安其居公至曰叛者誅  
矣胡爲張皇如是以一鎮靜待之罷提舉教閱義勇官委之州郡  
訓練三將以備邊分屯於河中府及邠涇州不煩饋運遂又奏罷  
移稅由是州郡晏然乃益繕治城壁戎器增修政事之闕者雍郊  
山林阻深姦人依以爲盜取富人物如已有一不厭其欲則并其  
家害之爲患久矣公至購以厚賞分兵搜捕不數月殆盡部多豪  
右喜爲飛語以動搖在位且邀姑息有聲言營卒謀結外寇以上  
元夜起兵爲亂至聞京師州人大恐兵官陰爲備請公毋出游公  
不爲動是夜特率賓佐置酒邀觀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  
陝西既無事乞還許之復爲集禧觀使固納節請老許其歸仍進  
太傅公之歸也 上欲賜公第公辭以舊廬粗在風雨於寒族爲  
稱不敢當 上不奪其志然使者存問日月不絕謂高年宜肉食  
數賜羔公遇同天節則必入朝上壽慰撫良厚 上祠南郊亦奉  
詔陪祠卒事無廢禮其後得末疾不能朝 上再祠南郊以公不  
能從特詔賜齋衣陪祠故事固辭不得蓋 上之優老念舊於公  
尤篤故恩禮之厚如此公雖不能朝 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陞備  
禦之策公歷述近世及 祖宗已試之畧有驗於今者九千餘言  
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弈棋爲樂或使諸孫誦讀文  
章間乘籃輿惟興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  
爲故事既退四年以子孝寬爲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  
院事時公壽考康寧食其養祿論者謂父子世爲公輔天下固以  
爲榮然世或有之至如公罷政事纔六年親見其子嗣登政符而  
其子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而承穎侍膳雍容脉下一時之盛雖  
古未有也初其子迎公居西府父之公曰吾老矣一旦被病不起  
不宜汚官寺遂葺舊廬以歸未幾而公屬疾矣元豐元年閏正月



戊戌薨于正寢公爲人刀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  
及處大事毅然不惑至其成功敏然如未嘗有爲也居家謹嚴  
情容雖在高位常屈己下士賓客至者人人盡其說然亦不  
也其處富貴以清約自持自布衣以至公相凡所奉養亡甚異也  
其家人子弟帥公之教不爲驕侈子弟修廉隅力學問如寒士不  
知其爲勢家貴族也性尤愷悌待故舊不以富貴易意任子恩多  
推與旁宗外放及致仕而歸諸孫多未官者平生善讀書是老不  
倦博識強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誦舊學引朝廷故事聲  
疊不絕聽者忘疲晚探佛書造性命之理寢疾家人數勸勉進藥  
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餌所能終辭色不亂有文  
集三十卷六系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  
正協恭共治忠亮翊戴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  
九百戶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美咨之女先公卒封鄭國  
夫人以子貴封魯國子三人長孝宗尚書虞部員外郎次孝寬次  
孝純殿中丞女一人適光祿寺丞周汰孫七人譜說誠誦誦誦  
誦爲秘書省校書郎餘皆太常寺太祝諱先公一日卒公之去西  
府居也詔許其次子往來就養而其子三請解機務不許方繼有  
請而公薨矣自公寢疾上遣中使挾大鑿診視又命輔臣至第存  
問訃聞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哭盡哀三月丙子又爲素服哭於  
苑中贈太師中書令配享 英宗廟廷賻恤加等勅天章閣待制  
樞密都承旨韓維攝鴻臚卿同入內內侍省都知利州觀察使張  
茂則典護喪事以五月庚寅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東里鄉北趙村  
之原以魯國夫人祔維公以儒術吏事見推一時復和蹈義篤行  
不怠故能奮於小官不繇黨援周旋待從致位宰相佐佑三世有  
勞有能定策受遺功施社稷知止克終老而彌劬爲一代之宗臣  
可謂盛哉是宜銘書太常配食清廟誅行易名傳之史官以信後  
世稱 主上褒顯勳舊垂於無窮之意謹具公歷官行事狀上尚  
書省以移太常以告太史謹狀







